

〔美〕謝爾頓 著

鑽石王朝



湖南文藝出版社

933079

1712.45
03425

段毅君
黃曉昭

常遠

譯

〔美〕謝爾頓 著

鑽石王朝



F03629

基本館藏

钻石王朝

[美] 谢尔顿 著

段毅君 黄晓君 常远 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文华印刷厂印刷

*

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0 插页：2

字数：404,000 印数：1—8,000

平装：ISBN 7-5404-0722-0

I·576 定价：6.80元

从此以后，一名野心勃勃，天下无匹的女人，像亚伦的毒蛇一样，吞没了其余的一切。

——亚历山大·蒲柏

《论人》第二篇

序 幕

凯 特

1982

熟悉的幽灵们接踵而来，会集到这间宽敞明亮的舞厅，前来为凯特祝寿。凯特·布莱克威尔看着幽灵们与来宾们混杂在一起，此情此景在凯特心里引起了梦幻般的感觉。而那些打着黑领结，身着夜礼服的男宾们与穿着珠光宝气长裙的女客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些来自遥远的过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宾客们的降临，他们同这些幽灵们一起在舞池中轻盈漫舞，纵情欢乐。在缅因州黑港的香柏山别墅中举行的这个生日晚宴上，前来祝寿的贵宾亲朋济济一堂，百人有余。怎么没有把幽灵算在来宾之列？凯特心里不满地嘀咕着。

凯特身材瘦小，但她庄重高雅的举止使她显得比实际身材更高一些。她的脸庞尤其令人难以忘却：充满傲气的脸，浅灰色的眼睛，显示坚韧的下颏，这些苏格兰和丹麦祖先的特点在她脸上融为一体。那曾经是乌黑发亮、象瀑布般地披落在肩上的秀发，如今变得斑白了，但仍然很怡目，它们轻柔地散落在乳白色天鹅绒衣服的褶皱里。

这么快就已经九十岁了，凯特默默地想着。这些年是怎么度过的呢？她注视着正在翩翩起舞的幽灵们。他们知道，他们伴着我度过了那些岁月，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她瞥见了班达，他黝黑的脸上洋溢着欢乐。戴维也在那儿。亲爱的戴维还是那么年轻魁伟，那么英俊潇洒，就好象她最初爱上他那时的模样。他正冲着她亲切地笑着。凯特心里想：我最亲爱的，你不会再等多久了。她多么希望戴维还活着，要是他能活着见到重孙子该多好啊。

凯特的双眼寻觅着舞厅，最后目光落在他身上。他正站在乐队旁，观赏着音乐家的演奏。他快8岁了，非常英俊，金黄色的头发，身穿黑天鹅绒夹克和格子呢裤子。大理石壁炉的上方挂着一幅她父亲吉米·麦克格莱戈的画像，罗伯特长得活象吉米。罗伯特好象感觉到了她的目光，转过头来，凯特招手示意他过来。在精美华贵的枝形水晶吊灯的照射下，凯特手指上那枚完美无瑕的钻石戒指发出熠熠光灿。这颗重20克拉的钻石是她的父亲吉米在将近百年前从海滩上找到的。凯特满怀喜悦地望着罗伯特从跳舞的人群中穿了过来。

我属于过去，凯特想着，他代表未来。总有一天我的重孙子会掌管克鲁格—布兰特有限公司的。罗伯特已经来到她的身旁，她在自己身边给他腾出了一个座位。

“生日快活吗，老奶奶？”

“真快活。谢谢你，罗伯特。”

“那可真是个超级管弦乐队。指挥确实没治了。”

凯特看着他，一时迷惑不解。瞬即她眉头舒展开来，“哈，

我想没治了大概就是棒极了。”

罗伯特咧开嘴笑了。“太对了。您可一点儿也不象90岁的老奶奶。”

凯特乐得眉开眼笑。“和你在一起，我就不觉得我有90岁了。”

他轻轻地把手放到她的掌中，俩人静静地并排坐着，心满意足。82岁的年龄悬殊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惬意的亲近。凯特转过头，目光停留在正在跳舞的孙女身上。她和她的丈夫毫无疑问是所有的舞伴中最美，最引人注目的一对。

罗伯特的母亲注视着儿子和祖母并膝而坐，心里想，真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女人。她永远不会衰老。人们绝对猜想不到她所经历过的一切。

这时音乐戛然而止，只见指挥开口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把罗伯特小少爷介绍给诸位，让我们一起欣赏他演奏的钢琴曲。”

罗伯特紧紧地握了一下曾祖母的手，然后站起来，朝钢琴走去。他坐到钢琴前，稚气的面庞上表情严肃而专致，他的手指开始在琴键上飞舞，娴熟自如。他演奏了一首斯克里亚宾^①的曲子，优美的旋律轻快地就象倾洒在水面上的月光。

她的母亲倾耳聆听，心里暗想，他是个天才，长大后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再是自己的小宝贝了，他将属于全

^① 斯克里亚宾（1872～1951），俄国作曲家、钢琴家，代表作有《神圣之诗》等。

世界。罗伯特的钢琴声余音未尽，大厅里就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几个小时之前，在花园里举行了盛大的生日晚宴。寿灯，彩带和五颜六色的气球把优雅的大花园装扮得象过节一般。乐队在露台上演奏，曲终曲续，悠扬悦耳。男仆女侍们在餐桌间不声不响地穿来穿去，训练有素地及时为客人们上菜斟酒。餐桌上精致的利摩日^①陶瓷器皿里的美味佳肴总是盛得满满的，巴卡拉^②精美的水晶酒杯里也总是斟满了美酒。有人大声宣读了美国总统发来的贺电。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前来为凯特祝酒。

州长在为她歌功颂德：“……我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凯特·布莱克威尔为数以百计的慈善事业捐款，令人钦佩赞叹。布莱克威尔基金会还为世界上50多个国家中人民的健康和福利造福，并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借用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首相的话来说，就是‘难得有这样一个人给如此众多的人带来这般数不胜数的恩惠！’能认识凯特·布莱克威尔使我深感荣幸……。”

见鬼去吧！凯特心里说，根本没有人了解我。听上去这位州长好象在谈论一位圣贤。如果这些人了解了真正的凯特·布莱克威尔，他们会作何评论呢？当过贼的父亲养育了我，不到一岁时有人绑架过我。如果我让他们看看我身上的弹痕，他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① 利摩日：法国城市，盛产高级陶瓷器皿。

② 巴卡拉：法国城市，出产高级水晶玻璃器皿。

她转过头，打量着那个曾经试图杀死她的人。接着，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停留在一个站在阴影中的女人的身上。她戴着面纱，生怕别人见到自己的面容。凯特的耳畔这时隐约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她听到州长讲完了话，正在把她介绍给大家。她站起身来，扫视了一下荟萃一堂的宾客，用坚定有力的声音说：“我比你们中间任何一位都活得长。如今的年轻人会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但我还是很高兴活到了这个年纪，否则今晚我就不会同我的诸位朋友欢聚一堂了。我知道你们中间有的人赶了很远的路来这里与我共度良宵，不用说，旅途一定使你们很劳累了。假如我指望诸位都象我这样精力充沛，那就太过份了。”她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和热烈的掌声。

“谢谢诸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令人留恋的美好夜晚，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诸位的房间已准备好了，愿意休息的客人请便，不用客气。其他的人可以去舞厅尽兴。”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建议，在缅因州闻名的大暴雨到来之前，诸位都请回到室内去。”

这会儿，晚宴和舞会都结束了，客人们都已入寝，只剩下凯特和幽灵们在一起。她坐在书房里，思绪又回到往事之中，猛然她感到一阵沮丧。管我叫凯特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她难过地想，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熟悉了解她的人越来越少了。“回忆的枝叶在黑暗中悲哀地沙沙作响，”这是不是朗费罗^①的诗？

^① 朗费罗：美国诗人。

她很快也就走进那无形的黑暗中去了，但此刻还没有。我还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凯特心里想。戴维，耐心点。不久我就会同你在一起了。

“奶奶……”

凯特睁开眼睛。全家人都来到了书房。她一个一个地审视他们，锐利的目光就象一架洞察一切的透视仪，无一遗漏。这就是我的家人。凯特想。这就是我的后代。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怪人，一个是精神病。这些是布莱克威尔家族的家丑。难道这就是所有这些年来希望、煎熬和痛苦的最终结果吗？

孙女站在她的身边。“您觉得怎么样，奶奶？”

“我有点儿累，孩子们。我想我该去歇息了。”她站起来，向楼梯走去，此刻，突然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大暴雨袭来了，雨水迅猛地倾泻在窗户上，象一挺挺机枪在连发扫射。全家人目送着老太太一步一步地走上楼，她的背影笔直高傲。这时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紧接着又一阵雷鸣，摇山动地。凯特·布莱克威尔转过身，俯视着全家人，用先辈的口吻说：“在南非，我们管它叫大雷暴。”

过去与现在又融合在一起了。她顺着走廊来到自己的卧室，那些熟悉亲切的幽灵们重新聚集在她的身旁了。

172.45
3425

目
录

(1)	序 幕
(1)	第一部 吉 米
(207)	第二部 凯特和 戴维
(269)	第三部 克鲁格— 布兰特有 限公司
(307)	第四部 托 尼
(393)	第五部 伊芙和亚 历山德拉
(605)	尾 声

作家和作品

第 一 章

“天哪，这可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雷暴！”吉米·麦克格莱戈自语道。他虽然从小在苏格兰高地的大暴雨中长大，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疯狂的暴雨。团团巨大的乌云突然铺天盖地地卷来，遮住了下午的晴空，一瞬间，白天变成了黑夜。忽然，混浊的天空被能烤焦空气的闪电——非洲人叫它 *weerlig*——撕裂，留下一道刺目的白光，紧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 *donderslag*——炸雷，暴雨随之滂沱而下。顿时，地面上如同河流翻滚，水泡跳动。倾盆大雨摧毁了一片片帐篷和罐头盒似的小屋，把克里普德利夫特肮脏的街道转眼变成了狂澜翻卷的泥流。轰隆隆的炸雷一个紧接着一个，就好象天宫里正在进行一场恶战，万炮齐轰，震耳欲聋。

吉米·麦克格莱戈闪身躲开一座突然倒塌成一堆稀泥的土坯房子。看着眼前的大暴雨，他简直怀疑这个小镇从此会从地球上消失。

与其把克里普德利夫特称为小镇，不如说它是由一片总是闹哄哄的帐篷、小茅屋和大车组成的、顺着瓦尔河畔延伸的帐篷村落。这里聚集着一群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的梦想家们。他们从世界各地着魔般地拥到南非，目的只有一个：钻石。

吉米·麦克格莱戈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还不满18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高个头，金发，一双炯炯有神的浅灰色眼睛。他长得很机灵，富有魅力，又善于逢迎，因此很能讨人喜欢。他总显得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吉米是从苏格兰高地来到这里的。他从父亲的农庄起程，经过爱丁堡，伦敦，开普敦，最后到达克里普德利夫特，整个行程近八千英里。他并不后悔放弃了继承父亲一份田产的权力，因为他相信自己要进行的事业会带来超过那份田产成千上万倍的利益和价值。发财致富的梦想使他抛弃了从小过惯的安宁生活，千里迢迢来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南非小镇。吉米并不怕吃苦，但在自己的家乡耕种阿伯丁北部那一小块坚硬的土地所得的收获太微薄了。他同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地里没命地干活，可一年到头却常常是两手空空。有一次他参观了在爱丁堡举办的一个交易会，大开眼界。那里摆出的各种商品满目琳琅，令人眼花缭乱。只要你有钱，什么都能买到。这次经历使他认识到：人活着钱最重要。金钱既能在你健康时使你生活得更舒适；也能在你患病时满足你的一切需要。吉米目睹了许许多多的朋友、邻居在贫困中挣扎着生活，又在贫困中悲惨地死去。

当他第一次听说在南非发现钻石的消息后，激动万分。当

时兴奋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人们在松散的沙滩上，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从穷光蛋一下子变成了大富翁。传闻说，那里整个地区都是一个待发掘的聚宝盆。

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在简陋的木板厨房里，全家人正围坐在还没收拾的饭桌旁，吉米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的声音有些赧然，但却充满了自信，“我要去南非找钻石。下周就动身。”

5 双眼睛一齐向他射来，惊愕地盯着他，好象他疯了。

“你要去寻找钻石？”父亲问道。“你肯定是发疯了，孩子。那些传闻不过是神话——是魔鬼的诱惑，不让人们从事诚实的工作。”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你从哪儿弄到路费呢？”他的哥哥伊恩问他。“去那里要绕半个地球呢。可你没钱。”

“如果我有钱，”吉米反驳说，“我就不会去找钻石了，难道不是吗？去那儿的人都没钱，可都发了财。我也会象他们那样发财的。因为我有头脑，有强壮的身体。我是不会失败的。”

他的姐姐玛利对他说：“安妮·科德一定会很伤心，吉米，她希望有一天能做你的新娘。”

吉米很爱姐姐。她刚刚2岁，可看上去却象40岁的妇女。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一件可称得上漂亮的东西。我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吉米暗自发了誓。

他的母亲一言不发，默默地端起还剩下一点羊杂碎布丁的盘子，朝铁皮洗碗槽走过去。

那天晚上，母亲来到吉米的床边。她把手轻轻地放在吉米

的肩膀上，立刻一股力量和温暖流遍了他的全身。“尽管去做你决心要去做的事，我的孩子。我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钻石，但只要有了，你就一定会找到。”她从身后拿出一个破旧不堪的小皮包。“这里边有我积攒的几个英镑。你不必对别人提起这件事。上帝保佑你，吉米。”

当他离家前往爱丁堡时，他的小皮包里总共只有50英镑。

去南非的旅途非常艰苦，耗费了吉米几乎一年的时间。他先在爱丁堡一家只有工人光顾的餐馆干活儿。挣足了50英镑后，就前往伦敦。伦敦震住了吉米。城市的规模巨大，各式的楼房林立，到处是稠人广众，整日里喧闹拂扬。时速5英里的公共大马车在街上川流不息，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坐着漂亮女人的双座双骑马车熙来攘往，她们头戴宽边帽子，身穿膨松鼓起的大裙子，脚蹬镶有一排钮扣的小巧玲珑的高腰皮靴。他好奇地观望着，看着她们从马车上轻盈地跳下，走进伯灵顿拱廊。拱廊的两边是一排排的商店。商店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银器、盘子、服装、皮货和瓷器，药店里到处可以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给人一种神秘感的瓶瓶罐罐，眼前的一切令人眼花缭乱。

吉米终于在费罗兹大街32号找到了住处。每周房租10先令，但这已经是他所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房子了。白天他奔波在码头，寻找去南非的船。晚上他就饱览伦敦的夜景，尽情地欣赏景色迷人的伦敦。一天，他瞥见了威尔士的爱德华王子，他手挽着一位婀娜多姿的绝色女郎从旁门走进了皇家歌剧院附近的

一家餐厅。她头戴着一顶各色鲜花装饰的宽边帽子，吉米心想，若是姐姐能戴上这样一顶帽子该有多漂亮啊。

吉米在水晶宫观赏过一次音乐会。水晶宫是专为1851年的国际博览会而修建的。他还游览了德拉里街。趁幕间休息时，他还曾偷偷地溜进了伦敦歌剧院。伦敦歌剧院是英国最早装上电灯的公共场所。伦敦有一部分街道是用电灯照明的。吉米还听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新机器叫电话，用它可以和住在城市另一边的人通话。这些新鲜事物刺激着吉米的心灵，他感到自己正在展望未来。

尽管有这些发明创造和先进的设施，那年冬天，英国仍然处于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失业的人和饥肠辘辘的人在街上比比皆是。到处是群众游行和街头冲突。我必须离开这里，吉米想，我出来是为了摆脱贫困的。第二天，吉米签订了合同，在一艘开往南非首都开普敦的邮船“沃尔梅城堡号”上当服务员。

邮船在海上航行了3周，中途曾在马德拉岛和圣海伦娜岛停留，补充了燃料和食物。这时正是隆冬季节，时而朔风，时而寒冰，使得这次航程格外艰辛。从船刚一离开英国，吉米就开始晕船，但他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为他一天一天地逐渐接近聚宝盆。船开近赤道时，气候骤然起了变化，严冬突然奇迹般地变成了酷暑。邮船越接近非洲海岸，气候就变得越潮湿闷热，一日胜过一日。